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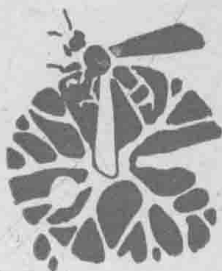
钱佩衡 著

雪声集

● 西海文学丛书 ●

XI • HAI • WEN
UE • CONG • SHU

● 青海人民出版社



钱 佩 衡 著

雪 声 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西宁

《西海文学丛书》

雪 声 集

钱 佩 衡 著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 × 960 毫米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150,000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110

ISBN 7-225-00295-3/I · 38

定价：2.70元

“西海文学丛书”序

尹克升

没有文学的国度是一个贫弱的国度，没有作家和诗人的社会是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国家拥有一大批有出息的作家和诗人，我们这个社会培养了许多许多在精神领域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而在青海高原，在这片广袤的西部厚土上，在民族分布、地理形成、历史变革等不同一般的特殊环境中，作家和诗人们以其特殊的精神产品得到了社会和人民的承认。这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就是西部文学。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和青海解放40周年，西部文学将和它的读者一起欢度这两个光辉节日。《西海文学丛书》就是作家和诗人们的节日献礼。

《西海文学丛书》包括钱佩衡的散文集《雪声集》、刘宏亮的诗集《神门》、王文泸的小说集《枪手》、鲍义志的小说集《呜咽的牛角号》。这四位

作家诗人中，钱佩衡的年龄最长而感情显得最年轻。他的散文作品是一片情感的云，从过去飘到现在，贯穿一种清丽的朴素的风格和挚爱高原的不懈追求。可以说，它是爱的结晶。刘宏亮的诗大都以西部的、人、事、景为抒情对象，诗中深邃的蕴含使人觉得他心中的西部比现实的西部还要广阔。他的诗歌便是一个感情奔放又深沉坦直的璀璨世界。王文沪的小说体现了现实主义风格的魅力，体现了一个作家观察生活的细腻、认识生活的智慧和语言技巧的娴熟。平凡的人和事在他笔下会出现饱满的思想容量和凝重又不失诙谐的意境。土族作家鲍义志的小说注意借鉴传统，敏锐的艺术感觉使他的作品往往呈现一种单纯的美和对普通人生活的热切关注。他更注重写实，而写实中又有空灵，又有浓重的理想色彩。总之，他们四位都以不同的体裁和风格富有成效地在文学这块精神领地播下了自己的种子，并且日见茂盛。就青海来讲，他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和别的有成就的作家诗人一起，对西部文学的崛起、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对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这些都是值得庆贺的。

我在西部油田工作过三十年，算得上是一个西部人。对西部各民族繁衍发展的漫长历史，我一直

有着尊崇的感情和了解的兴趣；对当代西部的建设者们艰苦卓绝的开拓精神尤其有深切的感受。我很希望这种精神作为时代奋进的主旋律，永远跃动在我省作家诗人们的笔端。但这并不等于主张把西部文学的价值绝对地体现在对某种精神和业绩的赞美热情上。我们从这套丛书即可以看出，西部生活的形态千差万别，其内涵广阔似海，作家们对生活的感受深度，审美视角的独立性和互不雷同的艺术个性，才决定着西部文学整体上的价值。

我喜欢文学，有时自己也写一点，但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读者。我从阅读中曾愉快地体会到，文学的特殊功能之一，也许就在于它为从事社会工作的人永远地提供着别的一切认识手段（包括新闻报道、社会调查等）所不能替代的生动的参照资料和鲜活的思想信息。假如没有文学（特别是严肃负责的文学），我们对历史、对现实的了解将会陷于怎样抽象、片面和粗糙的境地啊。

出于这样的认识和期望，我主张作家们既要注重真实，又要着眼理想，从而进一步完善文学的功能，进一步提高它的精神价值，进一步增强它的思想信息量 and 艺术力量，进一步贴近时代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我们的作家诗人，无论选择什么题材，采取什么艺术手段，追求什么风格，都始终不能忘

记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的宗旨，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有效地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抵制和反对一切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文艺思潮，使自己的作品真正成为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既有审美价值又有道德净化作用的精神产品。这就需把生活的感受和理论修养结合起来，需要正确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需要严肃认真地思考。对人类的生存形态和生存困扰以及历史发展的艰难曲折作出深沉的思考和积极的探求，其目的不单纯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从各个角度更加深入更为系统地延续这种思考和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和诗人就是在人类精神的田野里探求丰收的拓荒者。而《西海文学丛书》所展示的也恰好是四位作家诗人思考的历程和探求的结果。这种结果或许不尽如人意，或许让人更多地感受到创作者内心的迷惘和痛苦；或许有些思考更多地属于历史而不属于现在，更多地属于自我而不属于大众；或许在内容和形式、思想和艺术上会有不少地方让读者感到遗憾。然而我们应当看到，整个文学也是在探索中发展，每一步成功中总要包含许多遗憾。

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学的延伸，西部文学及青海文学较为乐观的现状也是由

于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工作者铺垫了基础。没有那些兢兢业业为文学事业铺垫基石、拓展道路的老同志，也就没有今天的成功。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现在的文学大厦并不怎么辉煌壮丽。我们的作家诗人的工作还很艰巨，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共和国一样，都还很年轻。因此，我要提醒我们的灵魂工程师们：珍惜年华，保重身体，矢志不移，终生努力。

《西海文学丛书》的出版是我省文学界的一件盛事。在严肃文学遭受冲击、出书日益困难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对这些以严肃态度从事艺术劳动的作家诗人们给予有力的支持。在这里应该感谢为出版这套丛书作了许多努力的省文联以及作家协会的同志们，感谢省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当然，更应该感谢作家和诗人们。有了他们对文学事业的崇高的献身精神，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欣喜和祝贺，我也才能在这里很高兴地为他们的作品写下这篇短短的序文。

目 录

序.....	尹克升 (1)
瀚海精灵.....	(1)
林荫中的画眉.....	(6)
雨夜.....	(12)
割不断的情丝.....	(16)
那个飘雪的夜晚.....	(22)
鸟岛行.....	(31)
雪莲.....	(40)
早晨, 在黄河边.....	(51)
飘着奶香的信笺.....	(54)
牧场之夜.....	(74)
墓前.....	(89)
草原山水.....	(100)
灯.....	(105)
永不凋零.....	(112)

黄草原·风暴·乡邮员.....	(114)
塔丽.....	(119)
高原短章.....	(134)
春雨霏霏的早晨.....	(140)
夜织.....	(146)
红柳.....	(152)
气象员的一天.....	(161)
一路山水尽是诗.....	(166)
给狼唱歌的人.....	(180)
农村小记.....	(187)
昆仑山下赤子情.....	(202)
赛日钦梅朵.....	(208)
情满不冻泉.....	(217)
夜宿天河畔.....	(225)
啊，巴颜喀拉山.....	(238)
扒车的喜毛.....	(246)
笛音.....	(256)
夜访者.....	(262)
相逢在雪山下.....	(266)
故乡，亮在水底.....	(276)
后记.....	(283)

瀚海精灵

茫茫瀚海，无声地涌向遥远而低垂的地平线；粼粼沙浪，使天宇间混沌着一派浓重的黄色。面对这亘古的荒寂和无法摆脱的单调，心里不由滋生起一种莫名的孤独与伤感。唉，我想象中壮丽的大漠呀，你竟是如此刻板、冷酷，丝毫不肯给旅人温存的抚摸，难怪在古往今来的诗人画家笔下，只能留几缕残烟或几行脚印！然而向导巴特尔大叔一摇一晃坐在驼鞍上，眯起一对黑红色的小眼睛，贪婪地四下望着，嘴里还哼着一支蒙古族的古老情歌。瞧他那副甜丝丝的神态，就象年轻时在向心爱的姑娘倾吐衷肠。可我早已干渴，疲乏极了，昏沉沉勾下脑袋，在他一高一低的哼唱和叮咣叮咣空洞的驼铃声中，渐渐合上了眼皮……

突然，歌声停了，巴特尔大叔打了个响亮的口哨。我一睁眼，视觉神经便被前方油画般的景致牢牢拴住：黄澄澄的苍穹下，耸立起一座伟岸恢宏的古堡；那堞口与碉楼，全让绛红的云霞笼罩。远远

望去，既似奇异的迷宫，又象缥缈的梦幻，充满着玫瑰色的诗情。我庆幸交上了好运，喜得挥手大叫：

“啊，海市蜃楼——海市蜃楼！”

“什么海市蜃楼？”巴特尔大叔不解地瞪着我，随之哈哈大笑，“这是沙柳包！懂吗，是沙柳包呀！”

“沙柳包？”我似信非信。

“嗯。眼见为实，到跟前你就知道了！”

果真，那油画般的景致不但没有因我们的靠拢飘逸远遁，而且还奇迹般送来一股股淡雅的芳香。啊，真该感谢造物主的伟大创造——硬是用一粒粒散沙，捏出了这城堡般的沙丘；又硬是用鲜嫩的枝条，编织成这战旗般的风采。我爬下骆驼，看着一簇簇红烛般燃烧的沙柳和开放于枝头的云霞般的花朵，简直被这大自然的杰作惊呆了。

巴特尔大叔见我瞧得入迷了，索性拉我在沙柳跟前坐下，眉飞色舞地介绍起来：沙柳耐旱抗沙，有着男子汉的气质，敢于在不毛之地开拓未来；它性子暴急，开花早于发叶；落下的叶片，熬汤可以防治感冒；特别是它的根系，生长十分旺盛，一疙瘩一疙瘩盘在沙下，形成小山似的沙丘，60年代山东知识青年来柴达木盆地开荒，严冬缺乏燃料，全

靠这一马车一马车的沙柳根度过难关：它的主根又粗又壮，拿去做成家具，比檀香木都好，只需涂层清漆，纹理清晰，结实美观……

哦，多神奇的沙漠植物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每一根细软的枝条，紫红中透着灵气；每一束麦穗般的小花，清香里闪烁吉祥；尽管还未绽开一片嫩叶陪衬，但已够我神往了！立即，我便着魔似地爱恋上它！

傍晚，我们就在沙柳包附近住了下来。天仿佛有意作对，小帐房刚支起，昏天黑地的沙暴就席卷过来。四周静卧的沙丘，霎时都站了起来，扬起灰色长裙，发疯般乱舞开了。滚滚沙浪，劈头盖脑朝我们翻涌拍击，小帐房很快被埋入沙中。巴特尔大叔把我拉到骆驼的肚子底下，叫我用手紧抱它的大腿……随着身上的沙层愈来愈厚，别说双目无法睁开，连喘口气都感到困难了。我意识到后果已不堪设想，心里暗自叫苦：完啦，这回非得葬送在这凶残的沙涛中了！但是，这不过是一场虚惊：山岩般屹立的骆驼，只轻轻地摇了几下身体，巨大的蹄子就一只只从沉沙中拔出来了，凭着这艘“戈壁之舟”的上浮，我明显觉察出脚下的大地升高了许多……狂放不羁的沙暴终于刮过去了，借着天幕上灰糊糊的一轮月影，我们才好不容易把埋入沙中的小帐房又

支撑了起来。

“多可惜，那些紫枝红花都叫流沙掩掉啦。”

临睡时，我依然牵挂着透满灵气的沙柳。

“哈哈，哪有这么娇气。要不，它们就不叫沙柳了！”巴特尔大叔笑笑宽慰我，“自古以来，大漠中有两样东西是埋不住的：一个是骆驼，另一个便是沙柳，因为它们都是在风沙中长大的啊！”

大叔讲得轻巧而玄乎，可我心里总不踏实，凌晨时分，便悄悄起身去看个究竟。

一团团篝火般的朝霞，烧红了半片天空；浩瀚海，变得象打开盖子的百宝箱，粒粒沙石，似珍珠玛瑙，迸射出夺目的光芒。我瞪大双眼，努力向四方搜寻，但怎么也捕捉不到那片荡漾着活力的绛红色生命。我的眼神慢慢迟钝起来，胸口象塞进了一块冷冷的冰团，憋得又闷又慌……

登上沙丘，红烛般的枝条已荡然无存；麦穗般的花朵更无影无踪，唯有新搬迁来的细沙，却得意又傲慢地向我嘲笑着：哼，在咱统治的大漠王国里，你休想找回那幅丢失了的油画！我失望、愤怒、惋惜、喟叹，但又无可奈何！可是，就在我悲愤不堪之际，眼前忽地一亮，看呀，在晨风吹皱的沙层中，不是仍闪着几束我所熟悉而迷恋的红光吗！哟，多富有传奇的神韵，它们并没有湮灭，正在鼓足一切勇

气，用不屈的驱体顶破重重压力，又顽强地透出了沙面！那搏动着生命旋律的枝条，好似一根根血染的长茅，以凝重的色泽，悲壮地宣告着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我激动得跪了下去，一遍遍深情抚摸，一次次虔诚祈祷，恨不得将全部的泪水奉献给它的枝枝叶叶……

啊，沙柳，你这红亮瀚海的精灵，将永远赐赠我一腔奋发的豪情！

1988年9月

林荫中的画眉

今年初春，有幸分到了一套座落在人民公园旁的新宅，那条别致的林荫道，便成了我每天傍晚必去遛跹的地方。

这条小道在人工湖的西北方，宝塔形的松柏，相间挺立于路旁，象两堵蠕动着的翠墙，使周围空气都有了颜色，充满活力。晚霞烧红西天的时候，涂满霞光的长椅上，一对对情侣贴住脸，娓娓抒泻青春的诗篇；准备高考的学生，则一个个散坐在松柏边，入神地默诵着古文和英语单词；归宿的小鸟，在枝间跳来跳去，啁啾着互道晚安；微风轻轻从头顶掠过，撩起一片碧浪和一阵阵奇妙的音响……每逢这时，埋藏在我记忆深处这两句“有声诗与无声画，只有在你身上寻”的古诗，就会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可惜，在这幽雅的环境里，“奶油冰棍，一毛一根，清香可口，驱暑解渴”的喊叫，象枝头迎风嘶鸣的知了，一声连着一声，没有个了。我知道，

自入夏以来，路心这座小巧玲珑的亭子，已成了那位穿着时髦的卖冰棍姑娘的摊铺。只要两个大木箱里的冷棍没有售完，她就一个劲喊到暮色降临。我总认为在如此静谧的氛围中，她的喊叫是对和谐的美的一种践踏。有时候，我真想跟她说说，为了林荫道上的恬静，也为了你兴隆的生意，你应该到人群如蚁的车站或电影院门前去；可是一看到她满不在乎的神态，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毕竟这是公共场所，你管得着吗？

然而，爱管闲事的人还是有的。那天，我就看见一位长得很帅的小青年，嘴里叼根烟卷，身子倚着栏杆，笑嘻嘻地跟她聊着：

“傻瓜，闹区有的是，可你非得在这冷清清的林荫道咋呼！”

“狗抓耗子，用不着你来操心。”

“人家在谈情说爱，你不怕打扰他们？”

“他们谈他们的情，我卖我的冰棍，井水不犯河水，两不相干。”

“可是，学生们都在专心致志复习功课呀！”

“少来这套。学生为了考大学，一个比一个显示出顽强的拼搏精神；可我，也需要有为生活呐喊的勇气！”

“好家伙，我说不过你。来，再给根冰棍解解